

傅璇琮 主编

宁波通史

「史前至唐五代卷」



宁波出版社

傅璇琮 主编

张如安 刘恒武 唐燮军 著

宁波通史

史前至唐五代卷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通史. 史前至唐五代卷/傅璇琮主编; 张如安,

刘恒武, 唐燮军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3-403-0

I. 宁… II. ①傅… ②张… ③刘… ④唐… III. 宁波市—

地方史—上古~唐代 ②宁波市—地方史—五代(907~960)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2883号

责任编辑 马玉娟 卓挺亚

本书为宁波市重大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成果

前 言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三面环山,北部和中部为宁绍平原的一部分,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流贯其中,构成了“经原纬隰,枕山臂江”^①的独特地理形势,并发育为得天独厚的优良港口。宁波地理位置优越,自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勤劳聪慧的宁波人民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宁波通史》的编纂正是为了揭示宁波这一极具内涵和特点的地域单元的历史、文化面貌。

—

宁波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在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2000年8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宁波文化大市建设步伐,更好地发挥文化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2002年12月,市委九届八次全会决定,宁波要以更高的起点建设大港口,发展大产业,构筑大都市,繁荣大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2005年8月,市委十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文化大市建设工作,通过了《关于推进文化大市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城市地位相匹配、与群众需求相适应的文化大市格局。2008年9月,市委又出台了《关于推动文化大发

^① (清)裘琏《横山文抄·甬东形胜赋》,清康熙刻本。

展大繁荣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兴起文化大市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进一步增强宁波城市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加快建设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宁波通史》的编纂出版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实现的。

2004年5月，宁波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加强对浙东学术文化等历史文化的研究，依法保护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贯彻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市委于6月14日召开了专题会议，确定编纂出版《宁波通史》，把它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旨在传承历史，弘扬文化，创新学术，以古鉴今。这次专题会议，研究通过了《〈宁波通史〉编纂出版计划》，对整个编纂工作作了总体规划，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会议根据市委常委会的意见，将通史的起讫时间定为史前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止。全书共分《史前至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民国卷》五卷，约210万字，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细加阐述，在充分展示宁波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得失优劣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达到资政育人的目的。会议认为，《宁波通史》是一项具有相当规模的系统工程，要力争将其打造成精品力作、传世之作、标志之作。为此，会议确定成立《宁波通史》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市委分管副书记担任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主任，各相关单位负责人担任编委成员，以加强各相关部门和编纂出版工作的指挥和协调。下设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相关工作，“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

鉴于《宁波通史》又是一项高质量、有特色的学术课题，会议确定建立由国内知名学者担纲、以宁波本地学术力量为主撰的编纂委员会。邀请宁波籍知名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担任主编，并召集长期研治地域历史文化且有一定成就的学者担任撰稿任务。各分卷的主撰，依分卷时序，为张如安（宁波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张伟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乐承耀(宁波市委党校教授)、王慕民(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各分卷还有中青年学者参与撰写,体现了宁波地区的学术潜力。

2004年8月,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邀请全国及本地著名学者,及《宁波通史》编纂、出版工作者,召开学术讨论会,对《宁波通史》的编纂主旨、大纲、主要内容、目录及撰写体例等进行全面、具体的讨论。会议认为,编纂出版《宁波通史》,确是一项实施经济社会联动发展和建设文化大市的重要工程,《宁波通史》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可读性强的乡土教材。

在编纂过程中,各分卷依次提出编纂大纲、目录、样稿,编纂委员会多次邀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及宁波本地学者参与评议,另外也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等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各分卷在广泛征求意见并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纳兼容,作了仔细、认真的修订。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努力,编纂同仁协作攻关,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数易其稿,现在终于完成,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应当是宁波历史上第一次对宁波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和总结。我们希望这部书既能成为当代具有创新特色的一部城市通史,又是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浙东乡土读物,为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宁波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二

《宁波通史》所论及的区域范围,以今之宁波行政区划为依据,并适当兼顾历史的沿革。“宁波”之名虽然起自明初,但为行文上的方便,对本地域早期历史的叙述,亦常以“宁波”权宜称呼之。宁波历史数千年的演变,既受中国历史大背景的制约,也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轨迹。《宁波通史》分五卷来描述和阐释宁波地域自史前至新中国成立

止的发展历史。

根据考古发现,宁波地区的拓殖活动发端于 7000 年前河姆渡先民。其中数量巨大、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榫卯形式多样的木结构建筑奇迹,独特的陶器群,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悠久的纺织、髹漆、琢玉技术,舟楫的出现,以及独具特色的饮食文明,高超的动物驯养技术等,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当然,宁波先民的拓殖开发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曲折、渐进与突进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进程。秦汉以至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明州建州之前,今宁波、绍兴之地域同属会稽郡,宁绍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都具有同质性,因而宁绍常被学界当作一个独立的观察单位。这一时期,宁绍地域内部的发展并不平衡,发展中心在西部的山阴一带,而东部的宁波只能算是地旷人稀的边缘区,故该地域的开发总比绍兴地区来得迟缓,还未跳出原始性开发的格局。唐代明州建州以后,宁波跨入了实质性的开发阶段。随着行政秩序的确立,人口的不断增多和农业灌溉的需要,水利建设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有后来居上之势。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使本地域的生产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领域的制瓷业的异军突起。优良的港口是年轻的明州城最大和最宝贵的优势资源。唐五代时期的明州凭借港口的优势,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开拓出对外交往的新格局。尤其是南路北线的创拓,使中日之间的航海水平从幼稚跨入成熟阶段。唐五代明州港及其向海东各国的延伸线,不仅是“朝贡”贸易的通道,更是民间商团纵横驰骋的舞台。9 世纪以来,明州商船穿梭往来于高丽和日本,成为国际贸易的佼佼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通过明州港输出的各色陶瓷、丝织品,散播于世界各地,对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产生了影响。这样,唐代中期以来,以明州为中心的新的经济亚区开始出现,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两宋时期无疑是宁波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宁波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关节点。从区域开发的经济层面来衡量,南宋在宁波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但在不断的自我化解中达到了新的平衡。宁波地区人口增殖很快,南渡大量移民又避地而定居于此,于是出现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农田资源稀缺,而粮食生产不敷需要。这种紧张一方面促使本地的开发进一步在面上铺开,促使大量的可耕田被开垦出来,另一方面也促使人民努力提高农业内涵生产力的水平,精耕细作,多样经营,努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可以说,南宋时期宁波农业生产的外部垦殖和内部的技术不断提升,在很高的层次上达到了人地关系的均衡状态。两宋宁波经济的又一亮点是海外贸易。伴随着明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日趋重视,明州(庆元)港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明州不仅与东亚高丽、日本的贸易空前繁荣,而且由于南海航线的拓展,与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贸易也大大加强。明州港不仅取代了杭州在两浙路诸港口对外贸易中的鳌头地位,并一跃成为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东南三大贸易港,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皆由明州港出口。两宋时期也是宁波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关键。宁波在六朝时还是一块“远废之畴,方剪荆棘”^①的区域,即虽有所开发,但仍未摆脱“荒畴”的原始面貌。唐代开元二十六年明、越分治之后,宁波文化的发展步伐仍还缓慢。至宋,宁波文化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北宋时“庆历五先生”率先开辟了浙东学术的草昧,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至南宋中期宁波的文化终于别开生面,这一时期宁波学者蔚起,“四明四先生”中的陆学和黄震等人的朱学,在学术上有重大的拓展和建树。在专门学术领域,浙东学者也多有开创性的成果,如王应麟为学博而返约,在历史地理学、目录学、辑佚学方面都有开辟畛域之功。在文艺领域,吴文英的词“缜幽抉潜,开径自行”^②,追

①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清)朱祖谋《梦窗词集跋》,见马志嘉、章心绰编《吴文英资料汇编》第104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求超逸沉博与密丽深涩的艺术风格,张即之的书法也能自立门庭。尽管南宋浙东地域没有诞生沈括、朱熹这样的大师、巨匠,但宁波文化已经结束了被动接受的状态,从学术的边缘化地区一跃成为学术重心地区,备受学界的瞩目。伴随着本地域文化的繁荣,两宋时期宁波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也表现得异常活跃,以僧人互访和佛教文化交流为主要形式,并带动其他文化的交流。唐时宁波的对外文化交流虽然有所展开,但宁波主要还是一个登陆点和过境点,域外人士在宁波登陆后一般往天台等地访问交流。宋代宁波的佛教文化高度发达,高僧辈出,著述丰富,这样,宁波不仅是登陆地,而且也是异域僧人参学的胜地。据统计,南宋入华日僧有姓名可考的至少有 120 人,其中与明州有关的有重源、荣西、练中、俊芻、道元等。重源与“禅宗样”佛寺建筑的东传,俊芻及其弟子在明州传习律宗和禅宗,荣西、辨圆及其弟子辈与兼修禅的东传,道元及其弟子在宁波绍传曹洞宗衣钵,就是脍炙学界的著名事例。

元明时期宁波区域的生存环境,逐渐出现较大的变化,地域社会在各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社会运行的复杂因素大为加剧。首先,从区域经济上观察,宁波地区的人地关系,在南宋因紧张而达致新的平衡后,已经臻于宁波土地承载能力的峰值,元朝以来重新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这种人地关系的紧张已经很难再沿用外部开垦和内部挖潜的老办法予以释放,人们不得已而创造了离乡背井、四出营生的生存方式。元代的袁士元就有诗写道:“鄞依郡之城,去海仅一间。十室九为商,力农苦不惯。”^①袁诗所指出的“十室九为商”的现象,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宁波人最为令人瞩目的谋生方式之一。这种情形使宁波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大为改变,数量奇多的宁波人南来北往,大大加强了与异地社会的交往频度,打破了地理上与内地的封闭格局,并寻找到释放自身能量的绝好机会。其次,从政治军事的视

^① (元)袁士元《书林外集》卷一《又与朱典史》,《续修四库全书》本。

角观察,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作用,这一时期宁波地域的不稳定因素加剧,本地区的军事和国防作用更加突出。总的说来,自唐至宋,宁波这块地域很少经历战乱,人民过着基本安定的生活。但在元明时期,这种相对安定、宽松的社会局面被打破了。先是宁波成为倭寇长期骚扰的重灾区,近代日本学者冈千仞曾指出:“宁波近海,多古垒壁,皆防倭寇者。明中叶以后,东南濒海无不岁被倭寇,天下骚然。”^①之后双屿港等地的走私贸易蓬勃兴起,也对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构成严重的冲击。明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对宁波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宁波一下子被推为海防的前哨。再次,从文化上观察,明代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是宋代以来新儒学运动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阶段,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在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影响日益扩大。

清代是宁波向近代社会演进的重要历史阶段。清代宁波的政治呈现为两头严峻,中间稳定的基本格局。清初,宁波是全国抗清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血与火的斗争对宁波社会造成了沉重的战争创伤。为对付抗清将领郑成功和张煌言等,清政府对浙东沿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多次严申商舟及渔舟不许一艘下海。进入康熙以来,宁波的社会才基本稳定下来,康熙统一台湾后,宣布废止禁海的规定,这样宁波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太平繁荣的局面。其时宁波各地的市镇得到快速发展,交易商品繁多。宁波商人开始涉足钱庄业,以沙船为代表的航运业,以童涵春堂为代表的传统药业,均兴盛一时。自清初黄宗羲创立浙东学派以来,宁波文化再一次走向鼎盛。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已越出“一家之兴亡”的观念,对君主专制体制作出了系统的批判,并积极发展民主学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最高峰。他还驳斥了传统的轻视工商的观念,主张“工商皆本”。黄宗羲对古代井税式改革的研究结论,被学者概括为“黄宗羲定律”而蜚声学术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

^① [日]冈千仞《观光纪游》,《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

作。黄宗羲的思想体现了为时代服务的学术宗旨,体现了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学术精髓。此后,万斯同、万斯大、邵晋涵、全祖望等,并为浙东学派的大贤。浙东学派兼治经学、史学、文学和科学,在各个领域均卓有建树。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盛世的美梦,宁波港被强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在西方的列强枪炮下,宁波被迫向世界开放。1843年12月,英国在江北岸杨家巷设大英领事馆,1844年元旦,宁波正式开埠,不久,开辟外人居留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于1862年5月10日攻占宁波,不仅单方面规定江北岸居留地的界址,而且先后在外滩建立浙海关、巡捕房、天主教堂、洋行等。西方列强逐渐控制宁波海关的行政、税收权,外国商船云集港中,宁波港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港口。宁波的开埠同时也促使宁波历史发展出现重要的转型。宁波虽然被动开埠,但宁波人却能审时度势,打破封闭,主动融入,依托开放的市场,沟通宁波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宁波人率先引进新技术,从事新式的工商业,宁波也由此率先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涌人,也促使宁波文化在吸纳中进一步向近代文化转型。

民国时期的历史,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覆灭,可分为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两大阶段,虽然不过区区38年的时间,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宁波和全国一样,逐步尝试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向近代化社会形态转型、过渡。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它既要克服内部的制度障碍,又要抵御外部列强的压迫侵略,因而显得缓慢而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宁波人民显示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仅用了短短的4年时间就发展成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从而为浙江和全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与社会形态的这个相适应,宁波本土经济在进一步向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型中,同样举步维艰。不过,由旅居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甬籍金融、工

商业企业家所组成的宁波帮，在清末民初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开拓地盘，更新经营理念，充分发挥人才、行业、资金、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成功地实现从传统商帮向近代工商企业家的群体性转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向近代化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时期能够呼风唤雨的“江浙财团”，宁波人撑起了半壁江山。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动，宁波延续了近代以来的吸纳外来文化的态势，受到西方文化和上海“海派文化”较大的影响，民国时期宁波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城市建设也进一步走向开放、走向现代。

三

以上我们概要地勾勒了宁波地域从史前到民国长达 7000 年的历史发展线索，高度浓缩了五卷通史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勤劳聪明的宁波人民从物质到精神，有过多方面的创造，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宁波在吴越区域中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而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实在非同凡响。宁波的历史根植深远，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表明宁波是江南区域文化较早发源的地区之一。以上林湖越窑青瓷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古建筑技术，以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黄宗羲为宗师的浙东学派，以镇海口为代表的海防遗迹等，生动地展示了宁波地域历史文化的诸多亮点，并为宁波赢得巨大的声誉。于是在 1986 年 12 月，宁波当之无愧地荣膺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然而当我们翻开一页页厚重的宁波史书，或会产生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好像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不过对于宁波琳琅满目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还能如数家珍。作为《宁波通史》的编纂者，我们主张海路、商贸、文化是阅读宁波这部厚重史书的核心关键词。

1. 因海路而开放。宁波从地理位置上说，乃是“海道辐凑之地”^①，自古以来便是我国最著名的海港之一，早在东晋陆云《答车茂安书》中就有“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的海上交通发达的称述。宁波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面对海洋的优势，更在于它可以溯运河而上，顺水路直达黄河流域及北京，这个优势使得宁波港的腹地相当广阔。宁波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早在唐代，宁波港便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友好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随着东海航路的开拓，日本遣唐使多次登陆明州，唐代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产品、五代以后的大量丝绸，通过宁波港外输，逐渐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宋元时期，宁波港是官方指定的对外开放的海港，设置有专门的市舶管理机构，主要贸易国是日本和高丽，中外商船频繁出入这个海港。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有《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诗描述说：“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②远国之商船乘着信风（季风）纷纷来到宁波，宋代宁波港外贸繁荣得到了文学作品的佐证。同时，日本、高丽的僧人由宁波港登陆，来中国求法，而中国的僧人、工匠也由此出海，向邻国传播中华文化。长期来宁波港造船业发达，宁波船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而宁波港口则帆樯林立。元代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游记中曾称赞中国一个叫“Menzu”（学者考证为“明州”的音译）的城市，“此城中的船只，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要多”^③。这是欧洲人认识宁波的起点。

明代实行闭关海禁政策，宁波港虽不比宋元时的繁荣，但它仍是被官方指定的“勘合贸易”港，也是日本的遣明使团、商旅和学问僧来华的唯一一个口岸。至于清代，宁波港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潮之后又逐

① （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二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③ 龚缨晏《欧洲人对宁波的最早记述：文献与地图》引《鄂多立克游记》，《求知集》第23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渐兴盛起来。1902年,浙海关税务司余德在《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中说:“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建立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城市中,宁波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航运口岸和商业中心,几个世纪来一直保持着显要地位。”^①这里强调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从中不难看出清代宁波港的重要地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宁波港口与西方资本国际市场有了直接的接触,宁波的港口贸易运输被纳入新的经济环境中,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1854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轮船——宝顺轮在甬江口出现,标志着宁波港作为单纯的帆船港时代的结束,逐渐向轮船港转变。宁波港千余年来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其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贡献,确需继续深入的探索。

长期以来,宁波港不但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也是文化的重要交汇点。自宋以来,宁波佛教文化发达,高僧辈出,于是佛教文化便成为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宁波文化的辐射力也因此而直达域外。宁波在唐朝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造船技术、越窑青瓷等就传到了海外。尤其是上林湖越窑青瓷因海路而走向世界,率先进入国际市场,博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两宋时期,宁波文化日臻繁荣,于是不断有日本僧人渡海问道于此,后来也不断有宁波的高僧东渡日本,有力地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到明清时期,浙东的学术文化享誉全国,王阳明学说很快传入日本,打破了日本学界的沉闷局面。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催化出来的朱舜水实学,以恢弘的气象再三致意于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实践,开辟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格局。朱舜水实学超越了国界,日本为其提供了实现其理论创新的时间和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海关报告集成》,第3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间。朱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大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①他以其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淡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国人以莫大感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有力导师。总之，凭借地理优势，历史上的宁波很早就开始融入了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海域的交流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2. 因商贸而闻名。宁波社会素有经商的风气。特别是元代以来，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有着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加之宁波地区人稠地狭，多余的劳力纷纷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路。明代万历年间的学者王士性曾感叹说：“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②而“什七在外”的宁波人“游食于四方”，主要靠商旅为基本的手段。这样，他们培育了对市场的敏感度，磨炼了捕捉商机的本领。这个风气至清时更是愈演愈烈，其中滨海商人至迟在嘉庆时即已形成了颇有实力的南北两大帮，他们“率造巨舟行海上，冒险贸货，北至锦州曰北帮，南至福建曰南帮”^③。故同治《鄞县志》卷二《风俗》指出：“（宁波）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宁波在未开埠之前，甬江大码头上南船北船穿梭往来，流传有“走尽天下，不如宁波江厦”^④的俗谚。晚清时期更有一句“无宁不成市”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以来宁波商人之遍布全国及其在全国城市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帮风云际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近代吕景端有诗云：“甬海大都会，夙以商战名。群英生其间，迭起为经营。”^⑤这是对近代宁波帮崛起的最好概括。

3. 因人文而辉煌。宁波自宋以来一直是文化强区和文化大区，历来被称为“文献名邦”。其中北宋向来被认为是宁波文化的正式形成

①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七，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②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③ （民国）张美翊《益之府君逸事》，见《镇海柏墅方氏族谱》，宁波市图书馆藏本。

④ （清）徐时栋《烟屿楼诗集》卷一《乞儿曲》注，此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

⑤ （民国）顾钊《四明愚叟拾残录》上卷《寿言上》，民国刊本。

时期,而南宋则是宁波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阶段。宁波文化的辉煌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名儒硕彦,典教斯郡,促进了宁波教育事业发达。文化的繁荣以教育为根本。自宋以来,宁波构建起了比较完备的由官学、书院、私学构成的教育体系,家诗户书,弦诵不绝。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的渴求,有利于教育向社会下层的发展,促进本地域居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宁波的学校,多有名儒硕彦执教其间,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宁波教育事业的兴盛。其次,蜚声秀颖,彬彬多士,良好的教育将宁波打造成为儒士辈出的科第之乡。按全国州、军排名,南宋时期明州(庆元府)的进士数仅次于福州、温州而位列第三。以宋代的鄞县而论,据李邺嗣统计,“甬上文献,至宋而始盛。凡中进士者六百九人,位至执政者十八人”^①。所以《开庆四明续志·科举》不无自豪地宣称:“本府今为二浙衣冠人物最盛之地。”明代宁波是浙江省各府之中考取进士最多的府,共计 882 人。就区域来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余姚、鄞县、慈溪三县进士及第率最高。宁波人才的质量也是颇高的。缪进鸿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统计对象,加以二十五史中的有关列传资料,共遴选先秦以来有籍贯可查的杰出专家学者 2677 名,编制出我国杰出人才最多的 51 座城市排名表,宁波在苏州、杭州、北京、常州之后,福州、上海、绍兴、无锡、湖州之前,排名第 5 位(在浙江省排名第 2 位)^②。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领域,宁波都涌现了代表人物,群星争辉,聚于一区,由此可见宁波的人才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次是藏书丰赡,著书如林,以累世之文献光我乡土。一个地区的文教的发达,文士的荟萃,与该地的藏书有很大的关系。爱书蓄书是宁波的一种形成久远的风气。宁波涌现了大量的藏书家,名楼迭出,学者纷涌,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丰坊的

^① (清)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 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郑梁的二老阁、黄澄量的五桂楼等，蔚为大观，这对于延续好学的风气，促进学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于宁波籍人士多以博学著称，墨皇浩瀚，著述如林。据毛春翔统计，《四库全书》著录的浙人著作，宁波位居第一。^① 在张寿镛所编的《四明经籍志》中，辑录各种著述达 8852 种，而且还不包括宁海与余姚。在民国《鄞县通志》中，辑录了 4400 多种文献目录。宁波文献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四

宁波因海路而开放，因商贸而闻名，因人文而辉煌，三者相辅相成，推动着宁波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所积淀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厚，引来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深入探究和发掘。早在民国时期，张寿镛编纂的《四明丛书》8 集，博得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扬。特别是近 30 年来，研究宁波地域的成果颇为丰硕。粗略地扫描一下，外地学者研究宁波的专著有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王凤贤等《浙东学派研究》、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郑绍昌《宁波港史》、张守广《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李诚《上海的宁波人》、金普森主编《虞洽卿研究》、杨树标《蒋介石传》、李学通《翁文灏与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等，都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宁波本地的学者也在研究中取得了佳绩。早在 1986 年，徐季子等编纂出版了《宁波史话》，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宁波的历史。紧接着乐承耀因教学需要，编纂了《宁波地方史概述》，此书经长期修订后，终于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宁波古代史纲》（1995 年）、《宁波近代史纲》（1999 年），这两部专著对民国之前的宁波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勾勒，有不少新史料和新观点，代表了 20 世纪末宁波地方通史编纂的最高

^① 毛春翔《四库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文澜学报》1936 年第 1、2 卷。